

六
典
通
考

六典通考卷一百六十九

湖西閻鎮珩輯

職方考

宋二十三路

宋太祖開寶末年有州二百九十七縣一千八十六太宗收
閩取北漢吳越西夏入朝天下爲一雍熙中天下上閩年圖
州府軍監幾於四百其未入職方氏者唯燕雲十六州而已
至道三年分天下爲十五路初太祖罷節鎮統支郡以轉運
使領諸路事分合未有定制京西或爲兩路河北分南路又
分東西路陝西分爲陝西河北河南兩路又爲陝府西北路
淮南分兩路江南分東西路荆湖兩路或通置一使兩浙或

爲東北路其西南路實兼福建劍南初曰西川後分峽路西
川又分東西路尋并之是歲始定制焉京東領府二州十
五軍四監二京西領府一州十六軍二河北領府三州二
十二軍十四河東領州十七軍六監二陝西領府三
五軍四監二淮南領州十八軍三監二江南領府一
州九兩浙領州十福建領州六軍四軍二軍二
軍二監一廣東十六廣西領州二天聖折爲十八按十八路
明文以志傳參攷蓋分江南爲東西兩路川峽兩路爲益卽
成都梓利夔四路也夔路卽峽路是時移轉運司於夔州而
以峽州屬荆湖北路自後遂無峽路之名矣元豐八年定天下爲二十三路京東
東路青州守開封守京東西路臣兼領京西南路襄陽守
河南守臣兼領宋志仁宗時常分京東京西路置京畿路後仍罷歸本路
河西兩路置京畿路後仍罷歸本路河北東路大名守河
北西路真定守太原守永興路永興守臣兼領京兆府亦名永

興

秦鳳路

秦州守臣兼領初陝西分四路神宗建熙河路又分置永興路爲六路至是定爲兩路以鄆延環慶

入永興涇原

熙河入秦鳳

淮南東路

臣兼領淮州守臣兼領初陝西分四路神宗建熙河路又分置永興路爲六路至是定爲兩路以鄆延環慶

江甯守臣兼領

江南西路

洪州守臣兼領

兩浙路

仍以杭州守臣兼領宋志熙甯中常分兩浙爲東西

路西治杭

東治越

荆湖南路

潭州守臣兼領

荆湖北路

江陵守臣兼領

西川成都路

江陵守臣兼領

陝西利州路

興元守臣兼領夔州路

夔州守臣兼領

梓州路

梓州守臣兼領

福建路

福州守臣兼領廣南東路

廣州守臣兼領

廣南西路

桂州守臣兼領

廣南西路

治融州不在此列

凡府州軍監三百二十有一縣一千一百六十二

縣

西黔南爲名四年仍舊爲廣南西路宣和四年又置燕王府

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一萬三千六百二十里崇寧四年復

置京畿路大觀元年別置黔南路三年并黔南入廣西以廣

西黔南爲名四年仍舊爲廣南西路宣和四年又置燕王府

及雲中府路天下分路二十六京府四府三十州二百五十四監六十三縣一千二百三十四宋有天下三百餘年繇建隆初訖治平末一百四年州郡沿革無大增損熙甯始務闢土而种謗取綏州韓絳取銀州王韶取熙河章惇取懿洽懿州今辰州府沅州治謝景溫取徽誠徽州今靖州城州治南平陝西路南平軍宋志熙甯中置南平軍統南平秦漢諸降獠獠播二州見唐江南道注郭逵取廣源廣源州今南境內李憲取蘭州沈括取葭蘆四砦四砦曰葭蘆今延安府葭州曰米脂北境曰安福今慶陽府北百五十里繼以王瞻取青唐青州邈川卽涇州甯塞卽廓州龍支今西甯衛東南八十里亦曰宗哥城王厚復湟鄯初立以西邊困弊吐蕃復叛議棄諸州未幾復命王厚將兵取之徽宗時又立靖夏涇原制戎延制羌西三城雖夏人浸衰而民力亦敝西事甫定北虜旋

趙中原板蕩故府淪沒職方所記漫不可攷

司馬光曰自周室東遷王政不行諸侯逐進凡五百五年而合于秦秦虐用其民十有一年而天下亂又八年而合于漢漢爲天子二百有六年而失其柄王莽盜之十有七年而復爲漢更始不能有光武誅除僭偽凡十有四年然後能一之又一百五十三年董卓擅朝州郡更相吞噬至于魏氏海內三分凡九十有一年而合于晉晉得天下纔二十年惠帝昏愚羣臣乘釁散爲六七聚爲二三凡二百八十有八年而合于隋隋得天下纔二十有八年煬帝無道九州幅裂八年而天下合于唐唐得天下一百三十年明皇恃其承平荒于酒色漁陽竊發四海橫流肅代以

降方鎮跋扈陵遲至于五代朝成夕敗有如逆旅太祖起而拯之東征西伐大勳未集太宗嗣而成之凡二百二十有五年然後大禹之迹復混而爲一由是觀之上下一千七百餘年一統者五百餘年而已

高宗渡江駐驛吳會中原陝右盡入于金東晝長淮西割商秦之半以散關爲界其所有者東盡明越西抵岷嶓嶓冢山在漢中西百二十里西統府四州西三軍一浙東州一江東統府一州六軍二江西統州七軍四淮東

統州六淮西統府一州七軍二湖南領州七軍三湖北統府二州十軍二京西府

一州四成都領府二州十二軍二泉州領府二州九軍三監一利州統府一州十四軍二夔州

軍二

一州十一福建統州六軍二廣東統府二州十二廣西領府一州二軍三

凡府州軍監一百九十縣七百有三

日知錄漢曰郡唐曰州州卽郡也惟建都之地乃曰府唐初止京兆河南二府武后以并州爲太原府元宗以蒲州爲河中府益州爲成都府肅宗以岐州爲鳳翔府荊州爲江陵府德宗以梁州爲興元府惟興元以德宗行幸於此其餘皆建都之地也舊書田悅傳朱滔自稱冀王悅稱魏以幽州爲范陽府魏州爲大名府恒州爲真定府鄆州爲東平府李希烈傳僧號以汴州爲大梁府是則以州稱府者僧也後梁以汴州爲開封府後唐以魏州爲興唐府鎮州爲真定府冊府元龜載長興三年中書省奏本朝都長安以京兆府爲上今鄆州爲上其五府舊以鄆州爲首河中成都江陵興元爲次中興初升魏博爲興唐府鎮州爲真定府皆是創業興王之地宜升在五府之上合爲七府至宋而大郡多升爲府王明清揮麈錄曰太

祖皇帝以歸德軍節度使創業升宋州爲歸德府後爲應
天府太宗以晉王卽位升并州爲太原府真宗以壽王建
儲升壽州爲壽春府仁宗以升王建儲升建業爲江寧府
英宗以齊州防禦使入繼以齊州爲興德軍神宗自潁王
升儲升汝陰潁州爲順昌府哲宗自延安郡王升儲升延州
爲延安府徽宗以端王卽位升端州爲肇慶府欽宗自定
王建儲前已升定州爲中山府太上以康王中興升康州
爲德慶府今上以建王建儲升建安爲建寧府宣和元年
六月邢州民董世多進狀以英宗嘗爲鉅鹿郡公又知岳
州孫勰進言英宗嘗爲岳州防禦使詔加討論時邢州已
升安國軍遂以邢州爲信德府岳州爲岳陽軍是歲十月

又詔以列聖潛邸所領地再加討論以真宗嘗爲襄王升
襄州爲襄陽府仁宗嘗爲慶國公升慶州爲慶陽府英宗
嘗爲宜州刺史以宜州爲慶遠軍神宗嘗爲安州觀察使
以安州爲德安府又嘗爲光國公以光州爲光山軍哲宗
嘗爲東平軍節度使以鄆州爲東平府嘗爲均國公以均
州爲武當軍徵宗嘗爲寧國公以寧州爲興寧軍又嘗爲
平江鎮江軍節度使并升爲府又以太宗嘗爲睦州防禦
使升睦州爲遂昌軍今上卽位之初升隆興寧國常德諸
府皆以潛藩擁麾之地也

隋煬帝大業九年詔曰博陵昔爲定州地居衝要先皇歷試所基王化斯遠故以道冠幽風美高城邑朕巡撫氓庶爰屆茲邦瞻望郊壠懷德思止可改博陵爲高陽郡故境內死罪已下給復一年於是召高祖時故吏皆量才授職此前代升郡故事然以先皇蒞任之邦追思舊德有此特詔至

宋則但列空銜
便加恩數矣

玉照新志曰徽宗嘗封遂寧郡王升遂州

爲遂寧府嘗封蜀國公升蜀州爲崇慶府沿至於今無郡

不府而陋小之處如滁和澤沁郴靖邛眉之類猶以州名

又有隸府之州特異其名而親理民事與縣尹無別縣之
惟到任徵憑必由州

轉府尚有儻羊之意體統乖而名實淆矣竊以爲宜仍唐

制凡郡之連城數十者析而二之三之而以州統縣惟京

都乃稱府焉豈不盡一而易遵乎

楊亡曰此
卽唐制

遼金疆域

遼國其先曰契丹本鮮卑之地居遼澤中去榆關一千一百
三十里去幽州又七百一十四里南控黃龍北帶潢水冷涏

屏右遼河塹左高原多榆柳下隰饒蒲葦當元魏時有地數百里至唐大賀氏蠶食沃餘室韋奚靺鞨之區地方二千餘里貞觀三年以其地置玄州尋置松漠都督府建八部爲州各置刺史達稽部曰峭活州紇便部曰彈汗州獨活部曰無逢州芬阿部曰羽陵州突便部曰日連州芮奚部曰徒河州墜斤部曰萬丹州伏部曰匹黎赤山二州以大賀氏窟哥爲使持節十州軍事分州建官蓋昉於此迨于五代闢地東西三千里遙輦氏更八部曰皇利皆部乙室活部實活部納尼部頻沒部內會雞部集解部奚溫部屬縣四十有一每部設刺史縣置令于是西兼突厥以陰山以西地東併渤海渤海大氏初據有遼東及朝鮮漢貊諸國地至是爲契丹所有有城邑之居百有三初有中華營平二州

地

劉守光稱燕帝求援于契丹遂割營平二州界之
契丹又分平州地置瀋州卽今永平府瀋州也

太宗立

晉有幽涿等十六州於是割古幽并營之境而兼有之周伐

契丹復閼南地以白溝河爲界

白溝今保定府新城縣南三十里下流合衛河入海亦曰

河西至金山

在今陝西甘肅

迄于流沙北至臚朐河

在漠北千餘里

馬河

今名飲

東至海延袤萬里建五京臨潢曰上京遼陽曰南京

亦曰東京遼西曰中京幽州曰南京雲中曰西京有府六

定府率賓府鐵利府安定府長嶺府鎮海府開州亦

曰開封府霸州亦曰興中府龍州亦曰黃龍府

州軍城百

五十有六縣二百有九部族五十有二屬國六十

張毅曰契丹八路蓋

指五京爲五路而黃龍興中及平州共爲八路云

錢大昕曰遼史太宗紀會同元年十一月晉遣趙瑩奉表

來賀以十六州并圖籍來獻有瀛莫無營平地理志平州

下云太祖天贊二年取之營州下云太祖以居定州俘戶

是營平非石晉所賂明矣瀛莫二州得而旋失

後周顯德六年取之

州莫州即遼應曆九年而營平元係唐故地後人因以當十六州之

數地理志謂營平亦太宗立晉所得蓋相沿之誤遼分割

之遵化縣爲景州而易州則聖宗統和七年侵宋所得遼

史南京析津府統州六謂順檀涿易薊景也宋徽宗宣和

五年四月金人來歸燕京六州即此太祖本紀神冊元年

十一月攻蔚新武鳩儒五州自代北至河曲踰陰山盡有

其地遂改武州爲歸化州本漢下洛縣元魏改文德縣唐

升武州晉高祖割獻于遼改今名太宗紀亦云會同元年
改武州爲歸化州正在石晉賂地之後此紀云云恐非其

實太祖攻蔚新武媯儒得而旋失其改名可汗亦當在石晉賂地之後也

五代史職方攷序云唐得秦鳳階成四州而營平二州陷于契丹文獻通考營州平州自唐末劉仁恭以遺契丹後唐莊宗滅仁恭而取其地既滅梁復陷契丹契丹改平州爲遼興府以營灤二州隸之迄晉漢周及宋皆不能取是二州之失在唐同光時石晉安得取而賂之考營州本隋所置煬帝改柳城郡唐武德初改營州總管府尋爲都督府萬歲通天元年陷李萬榮神龍初徙府幽州開元四年復治柳城八年徙漁陽十年還柳城後爲突厥據遼太祖平奚乃完葺柳城唐書地理志平

州下又有柳城軍永泰元年置通典營州柳城郡下云
東至遼河四百八十里南至海二百六十里西至北平
郡七百里北至契丹界五十里東南到安東府二百七
十里西南到契丹界九十里平州北平郡下云東至柳
城郡七百里西至漁陽郡三百里蓋營州去契丹最近
在唐盛時已沒入于叛酋久而始還平州去契丹稍遠
至五代之亂阿保機乃乘間而取之及石晉立國二州
之亡久矣考薛歐二史五代會要胡三省通鑑注樂史
寰宇記所書十六州之名未有兼數營平者也其爲史
志之誤決矣

金之壤地封疆東極吉里迷兀的改諸野人之境北自蒲興

路之北三千餘里火魯火瞳謀克地爲邊右旋入泰州婆盧
火所浚界濠而西經臨潢金山跨慶桓撫昌淨州之北出天
山外包東勝接西夏逾黃河復西厯葭州及米脂塞出臨洮
府會州積石之外與生羌地相錯復自積石諸山之南左折
而東逾洮州越鹽川堡循渭至大散關北并山入京兆絳商
州南以唐鄧西南皆四十里取淮之中流爲界金旣滅遼遂
侵汴都還取兩河地繼又畧關陝攻山東殘西京粘沒喝瓦
河南州郡皆棄而不守至盡取關中六路
及山東州郡乃移師入汴宋人棄城南走屯田募兵增設守
備與宋分疆西循大散東限長淮襲遼制建五京會甯爲上
京遼陽爲東京燕山爲南京大同爲西京大定爲中京置十
四總管府共爲十九路會甯遼陽燕山大同大定五京爲五

路而于河東置河東南路

治平
陽

河東北路

治太
原

于河北置河

北東路

治河
間

河北西路

治真
定

于山東置山東東路

治益
都

山東

西路

治東
平

于關中置京兆路

治長
安

熙泰路

治鳳
翔

慶源路

治慶
陽

鄜延路

治延
安

又于宋之東京置汴京路于宋之北京置大名

路而于遼東東境置婆娑路黑水北境置蒲興路

是爲十四

路總管府

按大金國志云二十路多臨潢一
之制言之也大定中罷臨潢路入北京路故云十

九間散府九

廣甯濟南河中晉安中
彭德歸德鞏昌臨洮

節鎮三十六防禦郡二

十二刺史郡七十三軍十

利涉軍來遠軍武興軍順天軍永
定軍高陽軍信安軍定海軍河平

軍金州六

澄州宜州復州蓋
安州瀋州貴德州

縣六百三十二城塞堡關百二

十二鎮四百八十八東極海西逾積石

今陝西西甯衛西南
百餘里大積石山提

北過陰山南抵淮漢地方亦萬餘里

錢大昕曰金初沿宋舊制每路有州有軍至大定二十二年始盡升軍爲州地理志所舉節鎮防刺之數亦大定以前之州郡故與每路總計之數不能盡合然志所計節鎮防禦郡刺史郡之數實多舛誤今據大金國志云京都六留守司五處上等二處中京大興府中等四處南京開封府東京遼陽府西京大同府

中等四處

北京大定府

上京會寧府

中等四處

東京遼

大同府

十四處上等七處

平陽真定益都

河間慶陽府

下等三處

延安咸平臨潢散府

八處上等

河中府

中等三處

歸德河平臨潢散府

八處上等

濟南府

中等三處

南平涼

下等三處

廣寧興

中等十處

絳定揚萊密

中等十處

代同雄保兗鄆

河中府

中等七處

清蔡華濱

下等七處

陝寧額河

秦陳龍

七處

孟臺沂

中等七處

鄭泗宿

下等七處

秦陳龍

一
大安以後疆宇日蹙所升置州郡史家不入計數之內故亦存而不論

元十一行省

元起于和林和林在斡離河之南大積之北蒙古世居其地盡取漠南山北遼海河朔山東關右地太祖滅西域四十餘國又渡海收富浪國西域之地悉歸蒙古云兼西夏降高麗太宗六年甲午滅金得中原州郡七年乙未詔籍燕京順天等三十六路民戶世祖爲諸王時開府漠南率兵入大理滅之又取鄯闡烏爨等國定吐蕃殘交趾取江南遂一天下初襲位于開平以開平爲上都尋遷燕京曰中都又改稱大都立中書省一統河北以東山西地謂之腹裏行中書省十有一嶺北治和林路元初建都於此亦曰

元昌路亦曰和林路又爲和林行省仁宗時改和林路曰和甯改和林行省曰嶺北統漠北諸城鎮遼陽治遼
統遼西河南治汴梁路今開封府統河南江北地至陝西治
遼東地河南順帝時又于揚州路分建淮南行省
元路今西安府統四川治成都路統四川及順
關中及漢中地元地順元今貴州地
西及甯浙江治杭州路統浙江江南及福建地
夏地後又于福州又置福建行中書省
昌府統江西治武昌路統湖南及廣西地
及廣東地湖廣後又于靜江路分置廣西行省
今雲南府治東甯路今朝鮮
統雲南地征東治西京統高麗地路一百八十五府三十六
州三百五十九軍四長甯南甯萬安珠達安撫司十五縣一千一百二
十七東西萬餘里南北數千里史記曰自封建變爲郡縣有
天下者漢隋唐宋爲盛然幅員之所咸不逮元漢梗於北狄
隋不能服東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在西北若元則起朔漠
併西域平西夏滅女貞臣高麗定南詔遂下江南而天下爲

故其地北踰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蓋漢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唐東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萬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東南所至不下漢唐而西北則過之有難以里數限者矣

鄭氏曰分州始于人皇州統縣縣統郡始于周郡統縣始于秦州統郡郡統縣始于漢割據之世置州乃多隋文析天下爲州煬帝改州爲郡而州郡相等唐乃混州郡爲一于建置京邑之州則始命爲府宋又府州並列矣元始建爲路州府之制州乃益降而小幾與縣同列云 王氏曰元人制路府州縣之等大率路領州州領縣亦有以路領府府領州州領縣者又有府與州不隸路而直隸省者其

戶口之多輿地之廣雖漢唐極盛之際有不逮焉何也元
起于沙漠遂兼西域其西北所至浩邈無垠不可以里數
計也

明十三布政使司

明太祖奮起淮右首定金陵西克湖湘東兼吳會然後遣將
北伐并山東收河南進取幽燕分軍四出芟除秦晉訖于嶺
表最後削平巴蜀收復滇南禹跡所奄盡入版圖近古以來
所未有也洪武初建都江表革元中書省以京畿應天諸府
直隸京師後乃盡革行中書省置十三布政使司分領天下
府州縣及羈縻諸司又置十五都指揮使司以領衛所番漢
諸軍其邊境海疆則增置行都指揮使司而於京師建五軍

都督府俾外都指揮使司各以其方附焉成祖定都北京北
倚羣山東臨滄海南面而臨天下乃以北平爲直隸又增設
貴州交趾二布政使司仁宣之際南交屢叛旋復棄之外徼
日知錄交趾自漢至唐爲中國之地在宋爲化外州雖貢賦
版籍不上戶部然聲教所及皆邊州帥府領之永樂間平定
其地設交趾都指揮使司布政使司按察司各一衛一千戶
所二府十三州四十一縣二百八市舶提舉司一巡檢司百
稅課司局等衙門九十二而升遐之日上尊謚以復交趾
郡縣于數千載之後驅漠北殘寇于數萬里之外爲言既述
武功之成亦侈與圖之廣後以兵力不及而棄之乃天順中
修一統志竟以安南與占城暹羅等國同爲一卷狃域中之
見而忘無外之規吾不能無恨焉天順八年實錄甯遠州本
中國地國初屬雲南布政司宣德初黎利叛朝廷予之故地
乃并甯遠州及廣西太平府之祿州爲
所占當時有司失于檢察今遂陷于夷終明之世爲直隸省
者二曰京師曰南京爲布政使司者十三曰山東曰山西曰
河南曰陝西曰四川曰湖廣曰浙江曰江西曰福建曰廣東

曰廣西曰雲南曰貴州其分統之府百有四十州百九十有三縣千一百三十有八羈縻之府十有九州四十有七縣六編里六萬九千五百五十有六而兩京都督府分統都指麾使司十有六行都指揮使司五曰北平曰山西曰陝西曰四川曰福建留守司二所屬衛四百九十有三所二千五百九十有三守禦千戶所三百一十有五又土官宣慰司十有一宣撫司十安撫司二十有一招討司一長官司一百六十有九蠻夷長官司五明初封畧東起朝鮮西據土番南包安南北距大磧東西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萬零九百四里自成祖棄大寧徙東勝宣帝遷開平於獨石世宗時復棄哈密河套則東起遼海西至嘉峪南至瓊崖北抵雲朔東西

萬餘里南北萬里京師北至宣府東至遼海南至東明西至

阜平府八

順天保定河間真定

直隸州二

延慶

屬州十七縣

一百一十六南京北至豐沛西至英山南至婺源東至海府

十四

應天鳳陽淮安揚州蘇州松江常州鎮江廬州安慶太平池州宿國徽州

直隸州四

徐淮和廣德

屬州十七縣九十七山東南至鄆城北至無棣西至定陶東

至海府六

濟南兗州東昌青州萊州登州

屬州十五縣八十九山西東至真

定北至大同西南皆至河府五

太原平陽汾州潞安大同澤州沁州

遼屬州十六縣七十九河南北至武安南至信陽東至永城

西至陝州府八

開封河南歸德汝南南陽懷慶衛輝彰德

直隸州一

汝屬州十一

縣五十六

顧炎武曰古之所謂山西卽今關中史記太史公自序蕭

何填撫山西方言自山而東五國之郊郭璞解曰六國惟

秦在山西王伯厚地理通釋曰秦漢之間稱山北山南山

東山西者皆指太行以其在天下之中故指此山以表地

勢正義以爲華山之西非也

王鳴盛曰後漢鄧禹傳禹率諸軍大破樊參王匡等軍遂

定河東光武使使持節拜禹大司徒策曰前將軍禹斬將

破軍平定山西是謂河東爲山西也漢河東太原上黨諸

郡皆在太行之西卽今山西省太原平陽蒲州潞安汾州

澤州等府自漢以來名稱不易或謂惟河東一郡在山西

殊非又鄭興說更始曰陛下一朝建號山西雄桀爭誅王

莽聞關闕郊迎云云注山西謂陝山以西也陝隘也侯夾切

大約卽謂關中今陝西安等府是若吳蓋陳滅傳論山

西既定威臨天下注謂誅魏譖公孫述則隴蜀皆得名山

西又不但如與傳以關中爲山西矣

古所謂山東者華山以東管子言楚者

山東之強國也史記引賈生言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
郡後漢陳元傳言陛下不當都山東謂光武蓋自函谷關

以東總謂之山東

唐人則以太行山之東爲山東杜牧謂山東之地禹畫九土日冀州是也

非若今之但以齊魯爲山東也

錢大昕曰漢書儒林傳

伏生教齊魯之間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山東大師亡

不涉尚書以教酷吏傅御史大夫宏曰臣居山東爲小吏

時甯成爲濟南都尉若今山東乃宋之京東東西路金改

爲山東王鳴盛曰河北之山莫大於太行故謂太行以

東爲山東鄧禹傳光武安集河北在鄆及王郎起兵光武

自薊至信都使禹別攻樂陽從至廣阿以上所說皆在今

河北之彰德大名廣平真定等府而其下文則言赤眉西

入關光武籌長安必破乘輿并關中而方自事山東未知

所寄是謂河北爲山東也下至李唐尚有河北爲山東之

言鄭興傳更始諸將皆山東人勑畱洛陽弗遷都長安大約亦是指陝山以東而言與禹傳據太行分西東自別

陝西東至華陰南至紫陽北至河套西至肅州府八

西安鳳翔平涼寧夏

西平涼

西平涼

延安慶陽平涼寧夏屬州二十一縣九十五

顧炎武曰續漢郡國志陝縣有陝陌即今之二伯所分故

陝州

二伯所分故

有陝東陝西之稱水經注河水又東得七里澗澗在陝西

七里宋書柳元景傳龐季明率軍向陝西七里谷北史魏

孝武帝紀高昂率勁騎及帝於陝西舊唐書太宗紀貞觀

十一年九月丁亥河溢壞陝西河北縣今平陸縣

今平

肅宗紀乾元

三年四月庚申以右羽林大將軍郭英乂爲陝州刺史陝西節度潼關防禦等使肅宗諸子傳杞王倕可充陝西節

度大使李渤傳澤潞節度使郗士美卒渤充弔祭使路次
陝西

按其疏云已至關鄉縣

回紇傳廣平王副元帥郭子儀領回紇

兵馬與賊戰於陝西皆謂今陝州之西後人遂以潼關以

西通謂之陝西晉時以關中爲陝西晉書宗帝紀西屯長

安天子命之曰昔周公旦輔成王有素雉之貢今君受陝

西之任有白鹿之獻張寶傳愍帝末拜都督陝西諸軍事

張華祖道梁王彤應詔詩三跡陝西實在我王是也東晉

則以荊州爲陝西南齊書曰江左大鎮莫過荆揚周世二

伯總諸侯周公主陝東召公主陝西故稱荊州爲陝西也

宋書荊州刺史下云王敦治武昌陶侃前治河陽後治武

昌王庾治江陵庾亮治武昌庾翼進襄陽復還夏口桓溫

治江陵桓沖治上明王說還江陵此後

遂治江陵而晉孝武於襄陽僑立雍州考之於史桓沖爲

荊州刺史安帝詔曰故太尉冲昔藩陝西忠誠王室毛穆之傳庾翼專威陝西劉毅爲荊州刺史安帝詔曰劉毅推轂陝西南史宋文帝紀命王華知州府畱鎮陝西宋書蔡興宗爲輔國將軍南郡太守行荊州事袁顥曰舅今出居陝西鄧琬傳晉安王子助檄曰前將軍荊州刺史臨海王子頊練甲陝西獻徒萬數是也

四川北至廣元東至巫山南至烏撒東川西至威茂府十三
成都保甯瀘夔夔州重慶通義軍民敘州龍安馬湖鎮雄東川軍民烏撒軍民烏蒙軍民
嘉慶時劍南一道止分東西兩川而已至宋則爲益州路後改今保寧府廣元縣夔州路謂之川峽四路後遂省文名爲四川江西北至九江東至玉山南

至安遠西至永寧府十三

南昌瑞州九江南康饒州廣信建昌撫州吉安臨江袁州贛州南安

州一縣七十七

顧炎武曰江西之名殆不可曉全司之地並在江南不得

言西考之六朝以前其稱江西者並在秦郡

今六合縣

廬江

今廬州府

之境蓋大江自厯陽斜北下京口故有東西

之名

胡三省通鑑注大江東北流故自厯陽至

清須口皆謂之江西而建業謂之江東

史記項羽

本紀江西皆反揚子法言楚分江西三國志魏武帝紀進

軍屯江西都谿吳主傳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

今壽州

斬春

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孫瑜傳賓客諸將多江西人晉書武帝紀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穆帝紀江西乞活敦徹等執陳留內史劉仕而叛

時分北誰置陳留都

郗鑒傳拜安西將軍兗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

諸軍事鎮合肥桓伊傳進督豫州之十二郡揚州之江西

五郡軍事今之所謂江北昔之所謂江西也

王鳴盛曰真羽本紀曰江

西皆反陳涉世家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鄧涉爲屯長徐廣注大澤鄉在沛郡斬縣然則所云江西乃指江北言項梁收會稽兵得八千人召平矯立梁爲上柱國

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羽軍敗欲渡烏江烏江亭長曰江東雖小亦足王也臣瓊曰

烏江在牛渚以上則所言江東指今之江寧鎮江常州蘇州松江嘉興湖州等府而江西則古人西北通稱非常對

東乃得稱之若三國志曹公恐江濱郡縣爲權所畧徵令內移白廬江九江新昌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

虛則所云江東江西約畧可見要皆據大勢言之非有肇

分定故晉地理志以廬江九江自合肥以北至壽春皆謂

之江西

南齊書州郡志左僕射王儉啟江西連接汝穎

今人以江饒洪吉諸州爲江西是因唐貞觀十年分天下爲十道其八曰江南道開

元二十一年又分天下爲十五道而江南爲東西二道江

南東道理蘇州江南西道理洪州後人省文但稱江東江

西爾

始見於舊唐書李峘傳乾元初兼御史大夫持節都統淮南江東江西節度宣慰觀察處置等使德宗紀建中三年十月辛亥以嗣曹王皋爲洪州刺史江西節度使劉禹錫和吳方之詩今歲雖中無雨雪眼前風景是江

西亦是中唐以後始有此稱今之作文者乃曰大江以西謬矣閻若

璩曰南史文學祖皓傳大同中爲江都令後拜廣陵太守侯景陷臺城皓在城中將見害乃逃歸江西百姓感其遺惠每相蔽匿是今揚州亦名江西則江西有三顧氏僅知

其二

湖廣北至均州南至九疑東至蘄州西至施州府十五

武昌漢陽

黃州承天德安岳州荊州襄陽屬長沙常德衡州永州賓陵辰州直隸州二靖屬州十七縣

一百有八宣慰司二宣撫司四安撫司五長官二十一蠻夷

長官司五浙江西至閩化南至平陽北至太湖東至海府十

一杭州嚴州嘉興湖州紹興甯波台州金華衢州處州溫州屬州

一縣七十五福建北至

嶺西至汀州南至詔安東至海府八

福州興化建甯延平汀州邵武泉州漳州直

隸州一

福甯屬縣五十七廣東北至五嶺東至潮州西至欽州

南至瓊海府十

廣州肇慶韶州南雄惠州潮州高州雷州廉州瓊州直隸州

一羅定屬州

七縣七十五廣西北至懷遠東至梧州西至太平南至博白

府十一

桂林平樂梧州潯州柳州慶遠州四十有八縣五十

長官司四

廣東廣西亦廣南東路廣南路之省文也文獻通攷太宗至道三年分天下爲十五路其後又增

三路其十七日廣南東路

雲南北至永甯東至富州西至千崖路其十八日廣南西路

南至木邦府十九

雲南曲靖尋甸昭安徵江廣西廣南元江軍民楚雄姚安軍民武定景東鎮沅大理

鶴慶軍民

麗江軍民永甯北

禦夷府二州四十禦夷州三縣

勝州永昌軍民蒙化順甯

三十宣慰司八宣撫司四安撫司五長官司三十三禦夷長

官司二貴州北至銅仁南至鎮甯東至黎平西至普安府十

貴陽軍民安順軍民都匀平越軍

民黎平思南思州鎮遠銅仁石阡州九縣十四宣慰司一長

官司七十六

浦士衡曰國朝建立府州多踵勝國其最異者則以州統

縣而省縣入州刺史而下行縣令之事所謂名存實異與

宋以前不同者也顧炎武曰自古以來畫疆分邑必相

比附天下皆然乃今則州縣所屬鄉村有去治三四百里

者有城門之外卽爲鄰屬者則幅員不可不更也下邦在

渭北而併于渭南美原在北山而併於富平若此之類俱

宜復設而大名縣距府七里可以省入元城則大少不可
不均也管轄之地多有隔越如南宮屬真定威縣屬廣平之間
有新河縣屬真定地清河屬廣平威縣之間有冠縣屬東昌地鄆
城屬兗州范縣屬東昌之間有鄒縣屬兗州地青州之益都等縣
俱有高苑地淮安之宿遷縣有開封之祥符縣地大同之
靈丘廣昌三縣中間有順天之宛平縣地或距縣一二百
里或隔三四州縣數奸誨逋恒必繇之而甚則有如沈丘
屬開封之縣署地糧乃隸於汝陽屬汝寧者則錯互不可不正
也衛所之屯有在三四百里之外與民地相錯浸久而迷
其版籍則軍民不可不清也水濱之地消長不常如蒲州
之西門外三里卽以補朝邑之冊使陝西之人越河而佃

至於爭鬪殺傷則事變不可不通也周禮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有王者作謂宜遣使分按郡邑圖寫地形奠以山川正以經界地邑民居必參相得庶乎獄訟衰而風俗淳矣洪武十七年八月丙戌以州之民戶不及三千者皆改爲縣凡三十七州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洪武十七年閏十月進其中如上都大甯遼東郡並載前代沿革而云本朝未立內地如河間府之莫州莫亭會川樂壽亦具前代沿革而云本朝未立不以一時郡縣之有無而去歷代相因之版籍甚爲有體

六典通考卷一百七十

湖西閻鎮珩輯

職方考

險固

邊防
築成

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庶子及其眾庶之守
樹謂枳棘之屬有刺者也眾庶民遞守固者也設其飾器兵甲之屬今城郭門之器亦然分其財用均其稍食財用國以財所給守吏之用也稍食祿廩任其萬民用其材器民之材器其所用塹築及爲藩落凡守者受法焉以通守政有移甲與其役財用唯是得通與國有司帥之以贊其不足者凡守者士庶子及他者兵甲役財難易多少轉移相給也其他非是不得妄離部署國有司掌固也晝三巡之夜亦如之行守者爲眾眾行夜戒守也夜三鼈以號戒鼈鼈警守鼓也若造都邑

則治其固與其守法

都邑亦爲城郭

凡國都之竟有溝樹之固郊亦

如之

竟界也

民皆有職焉

職謂守

若有山川則因之

山川若穀泉河漢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

山林之阻則開鑿之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川澤之阻則橋梁之設

五溝遂溝洫澗川也五涂徑畛

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

五溝遂溝洫澗川也樹之林作藩落也

國有

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達之

要害閉絕

之道備姦寇也

掌禦闕

月令孟冬坏城郭戒門閭修鍵閉慎管籥

籥固封疆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塞蹊徑

坏益也

築牡閉牝

固封疆謂使有司備其溝樹及其眾庶之守法也

要塞邊城要害處也梁橋樸也蹊徑禽獸之道也

易坎彖

傳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邱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

之時用大矣哉詩小序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

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

旐央央

築城于朔方爲軍壘以禦北狄

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

于襄

鄭桓公爲司徒甚得周眾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

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狄必冒不可偪也當成周者南有荆衡南呂應鄧陳蔡隨

唐北有衛燕翟鮮虞路洛泉徐蒲西有虜緜晉霍楊魏芮

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

蠻荆戎翟之人也非親則頑不可入也其濟洛河穎之間乎

是其子男之國虢叔爲大虢叔恃勢鄙仲恃險是皆有驕侈

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焉不

敢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眾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鄖蔽補丹依繫厯莘君之士也若前莘後河右洛左濟主芣郿而食漆洧修典刑以守之雖是可以少固
鄭莊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虢叔東虢君也特制巖邑之不修德鄭滅之虢國今榮陽縣

驪姬賂二五使言於公曰夫曲沃君之

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

疆場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僕太

子主曲沃而二公子主蒲與屈乃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

伐使俱曰翟之廣莫於晉爲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

秦伯

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

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冢上之木拱矣爾曷知師出百里子

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歸死必於殲之嶽巖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也

其處險阻隘勢一人可要百故文王過之馳驛常若辟風雨襲鄭所當由也

吾

將尸爾焉子揖師而行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

伯怒曰爾曷爲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臣也弦

高者鄭商也遇之殺矯以鄭伯之命而犒師焉或曰尊矣或曰反矣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殺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

庸人帥羣蠻以叛楚

唐今上庸縣屬楚之小國

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

伐楚

選楚地百濮夷也

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

備中

楚人謀徙於阪

高楚險地謂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

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

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

晉侯

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邱公立于池上

渠邱公莒子朱也池

城池也渠邱邑名莒縣有蘧里

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爲虞

對曰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

國矣唯或思或縱也

世有思開封疆者有縱其暴掠者

勇夫重閑况國乎

楚子重伐莒圍渠邱渠邱城惡眾潰奔莒戊申楚入渠邱楚

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

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

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

浹辰十二日也

會於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逼鄭

虎牢舊鄭邑今屬晉

荀偃士匄請伐倡陽而封宋向戍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

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輩

重如役董父孟獻子家臣步挽重車以從師

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之以閉攻門之士也聊人紇抉之以出門者門者諸侯之士在門內者

乾聊邑大夫叔梁紇也聊邑魯縣東南莖城是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狄虎彌魯人也蒙覆也櫓大櫓

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董父登之及堞而絕之偪陽人縣主嘉其勇故

布以試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

布不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帶其斷以示勇布諸侯之師久於偃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班還二事伐偃陽封向戌余恐亂命以不汝違女旣勤君而興諸侯牽率老夫以至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

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

言當取女以
謝不克之罪

五月庚

寅荀偃士匄帥卒攻逼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

晉司馬侯

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

東嶽岱西嶽華
南嶽衡北嶽恆

三塗

在河南陸
澤縣南

陽城

在陽城
縣東北

大室

在河南陽
城縣西南

荆山

在新城汎
鄉縣南

中南

在始平武
功縣南

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

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

修德音以享神人不聞其務恃險與馬也

楚囊瓦爲令尹

襄瓦子襄
之孫子常

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

古者天子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

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

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

守

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脩其土田險其走集

走集邊境之壁壘

親其人民明其伍僕

使民有步伍相爲朋友

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

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苟

懦弱也

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

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無亦監乎若敷紛冒至於武

文

因君皆是先君之賢者

士不過同

方百里爲同

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

數所

方千里爲所

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趙襄子出曰吾何走乎

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

長子晉別縣

襄子曰罷民力以完之又

難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

邯鄲晉別縣

襄子曰

寢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

之所屬也

先主簡子尹鐸之所寬也

民必龢矣乃走晉陽晉師圍

而灌之沈竈產鼴民無畔意

沈竈縣金而炊也產鼴生於竈也鼴蝦蟆也

管子

凡兵主者必審知地圖輶輶之險

其水深渺能汎車謂路形若輶而還曲

縱氏東南有輶轔道

濫

車之水

能汎車謂常陵陸邱阜之所在苴

名山通谷經川

謂川也謂常陵陸邱阜之所在苴

草林木蕩葦之所茂

苴草謂其草深茂能有所覆藏

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

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

因謂地墳不可種藝

必盡知之

此者兵主所當知也地形之出入相錯盡藏

藏謂苞蘊如心

然後可以

邑舉錯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

孫子凡行有絕

澗遇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郄必亟去之勿近也

山地坏大者曰澗

四方高中央下者爲天井深水大澤葭葦蒙龍所隱蔽爲天

牢可以縋絕人者爲天羅陂湖泥濘地形陷者爲天陷山澗

迫狹迫形深數尺長數丈或邱陵境坎地形境稱爲天郄也

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

之六者當迎

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

高石崇者爲山

眾樹所聚爲林堆者爲險一高一下爲阻水
草坑塹者爲沮眾水所歸而不流者爲澤

吳子治兵篇

武侯問曰三軍進止豈有道乎起對曰無當天竈無當龍頭天竈者大谷之口龍頭者大山之端

趙武靈王變俗胡服習射騎北破林胡樓煩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城造陽地名在上谷界襄平即遼東所治也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距胡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雁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謀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卽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再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

秦據天府之險地形便利始皇既并天下使蒙恬將三十萬眾北逐戎狄收河南謂靈虜等州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西屬隴至遼東遼東郡在遼水東始皇長城東至遼水西南至海上延袤萬餘里又使水經注謂武靈王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山下有長城長城之際連山亘天其山中斷兩岸若望闕焉陶山北假中地築亭鄣以逐戎人自榆中屬陰山爲三十四縣徙謫實之又渡河據陽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逶迤而北十餘年匈奴不敢犯邊南取揚越遣五十萬人守五嶺廣州記云五嶺者大庾始安臨賀揭陽桂陽輿地志云一日臺嶺亦名塞上今名大庾二日騎田三日都龍四曰萌諸五日越揚越之地少陰多陽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婿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

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

秦時復除者居閭之左後發役不供復役

地

日知錄春秋之世田有封洫故隨地可以設閭而阡陌之間一縱一橫亦非戎車之利也觀國佐之對晉人則可知矣至於戰國井田始廢而車變爲騎於是寇鈔易而防守難不得已而有長城之築史氏蘇代傳燕王曰齊有長城鉅防足以爲塞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十年齊閔王築防以爲長城續漢志濟北國盧今長清縣有長城至東海泰山記秦山西有長城緣河經泰山一千餘里至琅邪臺入海此齊之長城也史記秦本紀魏築長城自鄭今華州濱洛以北有上郡蘇秦傳說魏襄王曰西有長城之界竹書紀年惠

成王十二年龍賈帥師築長城于西邊此魏之長城也續

漢志河南郡卷

括地志云故卷城在鄭州原武縣西北七里釋例地名云卷縣所理垣雍城也有

長城經陽武到密此韓之長城也

京都考古錄以續漢志一條亦屬魏而無韓之

句長城水經注盛宏之云葉東界有故城始犨縣東至澗水達泚陽南北數百里號爲方城一謂之長城郡國志曰葉

縣有長城曰方城

括地志云故長城在鄧州內鄧縣東十五里南入穰縣北連翼望山無土之

處累石爲田楚襄王作霸南土爭強中國多築列城於北方以通華夏號爲方城

若趙世家成侯六年中山築長城又言肅侯十七年築長

城

劉伯莊云從雲中以北至代非也武靈王時始

有雲中正義曰此長城疑在漳水之北趙南界則趙與

中山亦有長城矣以此言之中國多有長城不但北邊也

其在北邊者史記匈奴傳秦宣太后起兵伐殘義渠於是

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此秦之長城也魏世

家惠王十九年築長城塞固陽

括地志云相陽漢舊縣在銀州銀城縣界相陽有連

山東至黃河西南至夏會等州此魏之長城也匈奴傳又言趙武靈王北

破林胡樓煩築長城

括地志云趙武靈王長城在朔州善有長垣若頽垣焉沿溪亘嶺東

西無極蓋趙武靈王所築也

自代竝陰山

山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

在河南陽山在河北括地志云陰山在朝州絕塞外突厥界

下至高闕爲塞

在朔方地理志云朔

方臨戎縣北有連山陰於長城其山中斷兩峯俱峻俗名高闕

而置雲中雁門代郡此趙

之長城也燕將秦開襲破東胡東胡卻千餘里燕亦築長

城自造陽

地名在上谷按至襄平韋昭云今遼東所理

上谷郡今媯州置上谷漁陽

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此燕之長城也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眾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

塞太康地記秦塞自五原北九里謂之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蘇林云去長安千里正南北相直道也自九原

至雲陽

韋昭云九原縣屬五原括地志云勝州連谷縣本秦九原郡漢武帝更名五原雲陽雍縣秦之林光宮卽漢之甘泉宮在焉又云秦故道在慶州華池縣西四五十五里子午山上自九原至雲陽千八百里

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

韋昭云臨洮隴西縣括地志云秦隴西郡臨洮縣卽今岷州城本秦又度長城首起岷州西十二里延袤萬餘里東入遼水

河據陽山北假中

應劭云此假在北地陽山北括地志云北方田官主以田假與貧人故云北假

天下之後所築之長城也自此以後則漢武帝元朔二年

遣將軍衛青等擊匈奴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魏明元帝泰常八年二月戊辰築長

城于長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餘里太武

帝太平真君七年五月丙戌發司幽定冀四州十萬人築

城

北史
作畿

上塞圍起上谷西至河廣袤皆千里北齊文宣帝

天保三年十月乙未起長城自黃龍嶺北至社平戍四百

餘里立三十六戍

通鑑注此長城蓋起于唐石州北抵武州之境

六年發民一百

八十萬築長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恒州九百餘里

通鑑注幽州夏

日卽居庸下口也幽州軍都縣西北有居庸關先是自西河總秦戍築長城東至

于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

州鎮凡二十五所八年於長城內築重城自庫洛拔而東

至于烏乾戍凡四百餘里而斛律羨傳云羨以北鹵屢犯

邊須備不虞自庫堆戍東距于海隨山屈曲二千餘里其

間二百里中凡有險要或墾山築城或斷谷起障并置立
戍邏五十餘所周宣帝大象元年六月發山東諸州民修
長城五亭障西自雁門東至碣石隋文帝開皇元年四月
發稽胡修築長城五年使司農少卿崔仲方發丁三萬於
朔方靈武築長城東距黃河西至綏州南至勃出嶺綿歷
七百里六年二月丁亥復令崔仲方發丁十五萬于朔方
以東緣邊險要築數十城七年發丁男十萬餘人修長城
大業三年七月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踰榆林東至紫
河四年七月辛巳發丁男二十餘萬築長城自榆林谷而
東此又後史所載繕築長城之事也

漢高帝起巴蜀定三秦出關擊楚兵敗退保羣洛酈生說漢

王收取滎陽據敖倅之票塞成皋之險卽汜水縣山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上當壠閼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帝用其

策遂滅楚

上壠閼

守白馬之津

以示諸侯

形制之勢

帝用其

策既定徙都關中漢六年田肯賀上因說曰陛下

治秦中秦形勢之國也帶河阻山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

得百二焉地埶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

瓴水也夫齊東有琅邪卽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

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

齊得十二焉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

於是詔以齊爲諸侯國十一年上破陳豨還詔曰代地居常

山之北與夷狄遯趙乃從山南有之遠數有胡寇難以爲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代之雲中以西爲雲中郡則代

受邊寇益少矣文帝時匈奴數寇北邊帝患之晁錯上書論
邊守備請徙民實塞下曰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
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
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
築石布渠答後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
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先爲室屋具田器迺
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臯及輸奴
婢欲以拜爵者不足迺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
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昌自增至卿
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
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

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
錯復言古之徙遠方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
土地之宜先爲築室家有一室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爲
置醫巫以救疾病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又
聞古之制邊縣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
西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
材有識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于射法出則教民于應
敵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旋踵矣時漢遣三將軍軍
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數月
匈奴亦遠塞兵罷武帝建元中閩越王郢與兵擊南越邊邑
南越上書請救帝爲遣兩將往討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

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鬪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數寸之間而數百里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今自攻擊而陛下以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今發兵行數千里負衣糧入越地輿轎而踰嶺拖舟而入水夏月暑時嘔洩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接刃死傷者必眾矣且越人寡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南方暑濕近

夏溽熱暴露水居蝮蛇蠶蟲疾疫皆作兵未血刃而病死十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陛下垂德惠以覆育之使元元之祚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代傳之子孫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間閒讀曰閑得其地物不足以一日閒暇之虞而煩汙馬之勞乎帝不從兵未逾嶺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至

元鼎中南越相呂嘉反遣將討平之遂以其地爲九郡置交趾刺史以領之是時漢東拔滅貉朝鮮以爲郡而西逐諸羌渡河湟築令居塞列置酒泉武威燉煌張掖四郡通道玉門隔絕羌胡于是障塞亭徼出長城外數千里又頗置使者校尉領護田卒焉元朔二年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城募徙民十萬口居之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以爲固太初元年

築塞外受降城三年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所謂光祿塞也列亭至盧朐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奴大入雲中定襄五原朔方行壞光祿所築亭障其後李廣利伐大宛西域震恐漢又逐羌去湟中因山爲塞徙人實河西空地于是東自燉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障時軍旅連出海內虛耗搜粟都尉桑宏羊與丞相御史奏言輪臺以東捷枝渠犁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可益通溝渠種五穀遺屯田卒詣故輪臺以東置校尉三人分獲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使以時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遺騎假司馬爲斥候屬校尉事有便宜因騎置以聞田一歲有積穀

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就蓄積爲本業益墾溉田
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爲便上乃下詔曰前
有司奏欲益民賦以助邊用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去
車師千餘里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天下非所以優
民也朕不忍聞由是不復出軍昭帝卽位霍光輔政徵天下
賢良文學之士問人疾苦賢良皆言請罷邊戍去戰鬪議曰
夫匈奴之地廣大而戎馬之足輕利故利則武奮病則烏折
辟鋒銳而攻罷極少發則不足以更適多發則不堪其役役
煩則力罷用多則財乏二者不息而人遺怨此秦之所以失
人之心貽社稷也大夫曰往者匈奴據河山之險擅田牧之
利人富兵強衍行爲寇則句注之內驚動在今鴈門郡而上一名西陘山而上

郡以南咸城守文帝之時虜入蕭關烽火通甘泉匈奴西役
大宛康居之屬南與羌胡通先帝推讓斥奪席饒之地建張
掖以西今郡隔絕羌胡瓜分其國是以西域之國皆爲內臣匈奴
奴斷右臂長城之南濱塞之郡馬牛放縱蓄積布野未覩其
計之所過也文學曰周之致遠不以地利以人和也百代不
奪非以阻險以文德也吳有三江五湖之難而兼於越楚有
汝泉兩棠之固而滅於秦秦有隴阨殼塞而亡於諸侯晉有
太華九河而奪於六卿齊有泰山巨海而脅於田常桀紂以
天下兼於鄙薄秦王以六合困於陳涉非地利不固無術以
守之也今釋邇憂遠猶吳不內定其國西絕淮山與齊晉爭
強也越國乘其疲擊其虛使吳任用子胥修德無極其眾則

句踐不免爲藩臣何謀之敢虜也故兵者凶器不可輕用其
以強爲弱以存爲亡非一朝爾大夫詞屈不能對自後頗置
都護增屯田官而邊郡候望烽火精明寇患漸希元鳳六年
募郡國徒築遼東元菟城宣帝本始中匈奴大發十餘萬騎
南旁塞至符奚廬山欲入爲寇遣趙充國將四萬騎屯緣邊
九郡五原朔方雲中代郡雁門定襄北平上谷漁陽也四萬騎分屯之充國總統領之神爵元年先
零羌叛充國將兵往討至金城上奏曰竊見北邊自燉煌至
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眾
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
之便部曲相保爲塹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飭鬪具烽火
幸通勢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乃請罷騎兵留弛刑

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處明年羞平元帝時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嬕賜之單于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請罷邊備以休天子人民帝下有司議郎中侯應上言以爲不可其畧曰自周秦漢興以來匈奴寇掠甚矣其北邊有陰山東西二千餘里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至孝武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漠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少安漠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經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甚不可也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強則驕逆天性然也前已罷

外城省亭隧今纔足以候視通烽火而已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且中國尙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城因山巖石木柴殲落谿谷水門卒徒築理功費久遠不可勝計今以一切省徭戍十年之外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理累世之功不可卒復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許嘉諭單于曰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爲寇害故明法度以專眾心也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初武帝征南越元封元年立儋耳珠崖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廣袤可千里自以阻絕數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數年壹反元帝

初元元年珠崖又反發兵擊之賈誼孫捐之上書請勿擊曰孝武皇帝以國富人逸攘卻匈奴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以元菟樂浪爲郡更移營塞制南海以爲九郡則天下斷獄萬數人賦數百造鹽鐵榷酒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征伐不休之故也今陛下不忍涓涓之忿欲敵士眾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蠶爾蠶荆大邦爲讐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乃服其南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溼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崖有珠犀瓊瑣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人譬猶

魚鱉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不一年兵出
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去
一隅爲不善費尙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無功乎求之往
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
及春秋所理皆可且無以爲至初元三年遂罷之凡二郡六
十五部

班固曰當孝武時雖征伐尅獲而士馬物故亦畧相當雖
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今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
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
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爲質乎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畧之
臣修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

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讐信甘言守空約而冀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至孝宣之世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二世無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爲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不忘危遠見識微之明矣

後漢邊縣有障塞尉掌禁備羌夷犯塞建武初西羌寇金城隴西司徒掾班彪上言請依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又數遣使驛通導動靜使塞外羌夷爲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敵備今宜復如舊以明威防光武從之至十三年匈奴寇河東

州郡不能禁止乃徙幽并邊人於常山關居庸關

漢常山關在代郡居庸關在媯

州懷戎縣匈奴左部遂復轉居塞內朝廷患之增緣邊兵郡

數千人大築亭候脩烽火

前書音義曰邊方備警急作高士臺臺上作桔臯桔臯頭有兜零以薪草置其中當低之有寇卽然火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謂薪寇至卽燔之望其烟曰燧晝則燔燧夜則舉烽廣雅曰兜

客籠也二十五年北單于使騎擊南單于敗之詔單于徙居西

河美稷

漢屬幽都尉所理今西河郡關城縣有美稷鄉蓋其地也

使中郎將段郴擁護之

仍悉復緣邊八郡南單于旣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爲扞

戍屯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寧雁門代郡皆領部眾爲郡縣

領遷耳目永平中匈奴脅服諸國其寇河西郡縣城門晝閉

明帝命將北征匈奴取伊吾盧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

西域于闐諸國和帝永元十四年安定降羌燒何種反隙麋

相曹鳳上言

險廢縣名

西戎爲害前世所患近自建武以來其犯

法者常從燒當種起以其居大小榆土地肥美又盡塞內諸種易以爲非難以攻伐南得種存

種存別羌

以廣其眾北阻大

河因以爲固又有西海魚鹽之利緣山濱水以廣田畜故能

强大常雄諸種恃其權勇招誘諸胡今黨援壞沮親屬離叛

餘兵不過數百流亡逃竄遠依發羌臣愚以爲宜及時建復

西海郡縣

漢武帝逐諸羌置西海郡今欲復立之

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

胡交關之路遏絕狂狡窺欲之源又植穀富邊省委輸之役

國家可無一方之憂於是拜鳳爲金城西部都尉將徙徒出

屯龍耆

龍耆卽龍支

後金城長史上官鴻開置歸義建威屯田二

十七部侯霸復上置東西郡屯田五部

郡水名分流左壘右在今靈塞郡增逢

留二部帝皆從之列屯夾河合四十部安帝永初四年羌轉
寇襄中太守李勤戰死大將軍鄧騭議欲棄涼州虞詡曰不
可今羌不敢入據三輔爲腹心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若棄
其境域徙其人眾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雄豪相聚席卷
而東雖虎賁爲卒自起不公爲將亦恐不足禦今宜令四府
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督守令長子弟皆除爲冗官外以勸
勵答其功勤內以拘致時其邪計如此可無患於是四府皆
從詡議明年羌眾入寇河東至河內百姓相驚多南奔渡河
使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詔魏郡趙國常山中山
繕作塢堠六百一十六所元初元年更遣兵屯河內通谷衝
要三十五所皆作塢壁設鳴鼓明年秋漢又築馮翊北界

馮翊

之北洛
交以南
堠塢五百所初帝卽位西域背叛攻圍都護任尚段
禧等朝廷以其險遠難相應赴詔罷都護由此遂棄西域其
後匈奴連與車師入寇河西漢不能禁議者因欲閉玉門陽
關以絕其患尚書陳忠上疏曰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高
祖窘平城之圍文帝屈供奉之恥故孝武憤怒深惟久長之
計命遣武臣浮河絕漠窮破虜庭遂開西河四郡以隔絕南
羌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以單于孤特竄跡遠藏由此
觀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化狎議者但念西國絕遠恤之煩
費不見先代苦心勤勞之意也臣以爲燉煌宜置校尉接舊
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萬里震怖匈奴太后又
召班超之子勇問之勇議舊燉煌郡有營兵三百人宜復之

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燉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強鄯善于鬪心膽北扞匈奴東近燉煌如此誠便於是從忠勇議先是胡方以西障塞多不修復鮮卑因此數寇南部單于憂恐上言求復障塞帝從之乃遣黎陽營屯兵出屯中山北界增置緣邊諸郡兵屯塞下順帝永建元年詔幽并涼州刺史嚴飭障塞繕設屯備四年尚書僕射虞詡上疏曰臣聞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上且沃野千里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以爲人利漢上郡龜茲縣有鹽池水草豐美土宜產牧北阻山河乘扼據險因渠以溉水春河漕水春卽水碓也河清通船運也用功省少而軍糧饒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築朔方開河西置上郡皆爲此也而元元

被災眾羌內潰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夫棄沃壤之饒捐自然

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爲固今三郡

未復

前因羌寇徙隴西安定北地上郡四郡之人今言復三郡者當爲隴西理襄武捍蔽京師尚遠不要更移餘三

部須復本處是園陵單外也單外謂無守固

而公卿容頭過身但計

所費不圖其安宜開聖聽考行所長書奏帝乃復三郡使謁

者郭璜督促徙者各歸舊縣繕城郭置候驛既而激河浚渠

為屯田省內郡費歲一億計六年帝以伊吾舊膏腴之地傍

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爲抄暴復令開設屯田如永元時事置

伊吾司馬一人陽嘉元年以湟中地廣更增置屯田五部並

前爲十部二年復置隴西南部都尉如舊制

漢南郡都尉在隴西郡臨洮縣

永和五年羌胡大寇三輔於是拜王賢爲征西將軍將左右

羽林五校士及諸州郡兵十萬人討之又於扶風漢陽隴道

扶風新平等郡地漢作陽隴並天水郡地

作塢壁三百所置屯田以保聚百姓賢

軍大敗賢及二子皆戰歿東羌先零等自覆沒馬賢後既降

又叛桓帝以段熲爲校尉將兵討之帝問熲策對曰狼子野

心難以恩納唯當白刃加頸耳計其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

內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

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

今榆林郡卽漢雲中五原郡

匈奴

種羌並擅其地是爲癰疽伏瘡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

大今若以騎五千步兵萬人車三千兩三冬兩夏足以破定

無慮用費爲錢五十四億如此可令羣羌破盡匈奴長服內

徙郡縣得反本土至靈帝建甯初熲復上言曰先零雜種累

以反覆攻沒縣邑剽掠人物上天震怒假手行誅臣自動兵眾和師克自橋門以西落川以東

金城會寧平涼等郡之地

之

地

非爲深險絕

域之地車騎安行無應折衄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

絕其本根不使能植二年頗進營逼諸羌大敗之於瓦亭山

在平涼郡蕭關縣

羌眾潰奔復聚射虎谷仍分守諸谷上下門又先

令千餘人於西縣

天水郡上邽縣

結木爲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

之然後兵擊之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

九千級於是東羌悉平中平元年黃巾賊起自函谷太谷廣

城伊闕轆輶旋門孟津小平津諸關並置都尉

范曄論曰羌戎之患三代尙矣漢世方之匈奴頗爲衰寥而中興以後邊難漸大朝規失綏御之和戎帥騫然諾之

信故永初中羣種蠭起遂解仇嫌結盟詛陸梁三輔建號
稱制東侵趙魏之郊南入蜀漢之鄙塞湟中斷隴道燒陵
園剽城市傷敗踵係羽書日聞并涼之士持衝殘弊自西
戎作逆未有陵斥上國若斯其熾者也和熹以女君親政
威不外接朝議憚兵力之損情存苟安或以邊州難援宜
見捐棄或懼疽食浸淫莫知所限謀夫迥遑猛士疑慮遂
徙西河四郡之人雜寓關右之縣發屋伐樹塞其戀土之
心燔破齒積以防顧還之思於是諸將鄧騭任尚馬賢皇
甫規張奐之徒爭設雄規更奉征討馳驅東西奔救首尾
搖動數州之境日耗千金之資至於假人增賦借奉侯王
引金錢縑綵之珍徵糧粟鹽鐵之積所以賂遺購賞轉輸

勞來之費前後數十巨萬或梟克酋健摧破附落降俘載
路牛羊滿山軍書未奏其利害而離叛之狀已言矣故得
不酬失功不半勞官人屈竭烈士憤喪段頴受事專掌軍
任蒙沒冰雪經履千折之道始殄西種卒定東寇若乃陷
擊之所殲傷追走之所崩藉其能穿竄草石自脫於鋒鏃
者百不一二而張奐盛稱戎狄一氣所生不宜誅盡流血
汗野傷和致妖是何言之迂乎羌雖外患實深內疾若攻
之不根是養痈於心腹也

根謂盡
其根本

惜哉寇敵畧定矣而漢

祚亦衰焉嗚呼昔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畿荒知夷猶殊性
難以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職唯與辭要而已若二漢
禦狄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充國遷之內地

宣帝時

將軍趙充國擊先零還於金城郡置屬國以處降羌當前作寇馬援徙之三輔貪其

暫安之勢信其馴服之情許日用之權宜忽經世之遠畧
豈夫識微者之爲乎

王鳴盛曰西南夷傳冉駩夷武帝開縣依山居止累石爲室高者十餘丈爲邛籠李賢曰今彼上夷人呼爲雖也案今四川徼外大金川小金川諸土司有碉房碉字不見字

書殆李賢所謂雖矣